



逍遥游

刚学太极拳的我,真的是笑料百出。师傅说“起势要像猫伸懒腰”,我一紧张,右脚险些拧成了麻花。这一幕到现在想起来,我都觉得自己像个滑稽的演员。学太极第三周,我的身体和“松沉”二字,简直天差地别,隔着一个太平洋都不止。

那是在广场上,我第一次远远看见有人打太极。他们动作慢得不行,慢到我仿佛能数清睫毛颤动的次数。我心里还嘀咕:“嘿,这也叫拳?看着软绵绵的,我这健身达人岂不是能轻松上手?”直到师傅使出一招“野马分鬃”,他衣角在风中舒展飞舞,竟带起一缕清风,把树上一只打盹的麻雀都惊飞了。我当场看愣,心里暗道:“真有点门道。”

“大叔,想学吗?”师傅身着雪白太极服,俨然是从武侠剧里走出来的世外高人。我稀里糊涂地点头,心想,不就是学套拳法嘛,能有多难?

结果呢?现实给了我狠狠一记教训!第一天学站桩,师傅让我“气沉丹田”。我憋得满脸通红,活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。隔壁大

爷看不下去,塞给我一颗薄荷糖,说:“含着吧,别把自己憋坏了。”

“云手要像揉面团。”师傅边说边示范,双臂划出优美的圆弧。我跟着模仿,左臂却卡在半空,活像被冻住的机器人。师傅说“迈步如猫行”,再看我,那步时摇摇晃晃,像只笨拙的企鹅,差点撞翻练功场的茶水摊。有一次练“单鞭”,我腰转动得比生锈的风车还迟缓,腿脚拧结,仿佛被胶水牢牢粘住。至于收势?更别提了,我直接跌坐在旁边花坛,屁股沾满蒲公英,引得围观者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你这哪是打太极,分明是在跳机械舞。”同门师姐一句话,羞得我脸红到脖子根。师傅却只是笑眯眯宽慰:“我当年学拳,还打翻了七次茶杯呢。”

转机出现在一个梅雨天。那天我浑身酸痛来到练功场,看见师傅在雨中打拳。雨水

学太极

□吕少京

顺着他的白发淌成细流,他的动作却依旧沉稳如山。我忽然顿悟:太极从来不是摆花架子,而是与天地万物进行一场沉静的对话。

“来,试试‘听劲’。”师傅轻轻推了我一下。这次我没有硬扛,而是顺势往后一仰,像随风摇曳的柳枝一样。嘿!奇迹发生了!我居然稳稳站住了。师傅见状含笑点头:“这大叔,有悟性。”

如今虽说我练“白鹤亮翅”仍偶尔脚步踉跄,做“搂膝拗步”也难免踩到裤脚,但每次打完一套拳,都能感觉气血在周身从容流转,恰似春日解冻后的溪流,自在舒畅。

上周在超市,有人推着购物车径直撞向一位老人。我下意识使出“揽雀尾”,顺势轻轻一带,便把购物车引偏了方向。老人回头朝我一笑,我瞬间读懂了师傅常说的以

柔克刚的含义。

现在练功场的新人常问我:“学太极并不难?”我总会想起自己当初笨手笨脚的模樣,笑着回道:“难是真难,但特别值得。就像喝茶,第一口苦得皱眉,第二口回甘,第三口就分不清是茶香还是心里涌起的甜味了。”

前些天晨练,几只麻雀在练功场上自在蹦跳。我摆了个“手挥琵琶”的定式,它们竟不躲不避,反倒歪着脑袋静静打量我。那一刻,忽然生出几分武侠小说里融于自然的逍遥意境。

收势的时候,晨光刚好穿透云层。我摸了摸后颈,那里不再像以前那样紧绷得像块铁,而是变得温热又柔软,远处传来师傅的喊声:“走,喝茶去!”我应了一声,脚步比以前轻快多了。

太极这碗茶,我算是品出点门道啦!

麻辣烫

“妖精贼”

□邱子瀚

小心翼翼过了半生,竟活成这个妖、那个精,还有什么贼。

一日,老婆的大姐、二姐来家里做客,随手带了几个芭乐。大家落座后,很快谈笑了起来。客人们或喝茶,或吃芭乐。一般我在喝茶时,不太吃水果,她们似乎见我没动过芭乐,便热情地招呼我也吃,甚至用牙签插了一块递上来。我不好拒绝,伸手接着,却随手放回果盆里。老婆见了,重新拿起,递到我面前,并说:“他是芭乐精,每次买的芭乐,都是他一个人承包的。”我想反驳一下,她紧接着又补了一句:“别人吃东西,是一小口一小口细嚼慢咽的。他是大口大口吞掉芭乐,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。”



市井风

我从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主动穿上惠安女的衣裳。

那天整理衣橱,母亲翻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惠安女服饰,黄斗笠、花头巾、大袄衫、大折裤,银腰链在灯光下闪着光。这是十几年前母亲特意让人给我做的,当时她高兴地拿给我看,我不肯穿,母亲没说话,收了起来,一收就是好几年。

我接过衣服,有些心虚地说:“试试吧。”站在镜子前,大袄衫又短又窄,抬个手就露腰,大折裤裤管肥得像麻袋,走路带风。银腰链凉丝丝贴着皮肤,走一步就轻轻晃一下,我在镜子前照了好久。小时候经常在海边、菜市场里看见穿惠安服饰的惠安女,觉得再平常不过,可是现在自己身上,衣服却像是借来的。

穿出门,有人见了,眼睛一下子亮起来:“你这套惠安女服饰好漂亮,银腰链是老手艺吧?”我说是我妈找老银匠打的。她

们围过来,有人伸手轻轻摸了一下银腰链,我忽然觉得腰板直了些,裤管在腿边晃荡,银腰链一下下叩着腰侧。

一个小女孩拉着妈妈的手喊:“妈妈,那位姐姐穿得好漂亮!”我朝她们笑了笑,这身衣裳挂在身上一整天,到这个时候才觉得不是借来的,真的是自己的。

回家后我把银腰链摘下来擦了擦,母亲在一旁看着,嘴角动了动。

“妈,你年轻时的衣裳还在吗?”母亲愣了一下,转身去翻箱底,那晚我们聊了很多,她说她出嫁时,嫁妆里最有意义的就是银腰链,那是她的母亲传下来的,“穿着这身去赶海,去抬石头,去织网,蹲下去裤管一卷,站起来腰链一响,一辈子就这

么过来了。”

表妹从外地回来,约我去逛石雕园,我特意又穿上那套衣裳。表妹看见我,嘴巴张得老大:“姐,你怎么穿这身?”

“美吗?”我转了一圈,银腰链闪出一圈亮光,她愣了好一会儿才笑了:“美、真的美!”

长廊尽头有几位正在刻影雕的手艺人,一手钢钎一手锤,笃笃笃地敲,一位女师傅抬头看见我,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下,笑了,朝我点点头,我也点点头。她低头继续敲,手腕一抖,一排白点在黑胆石上绽放开来。

我想起小时候听人说过,惠安女有两

回响

□陈思明

午后,阳光穿透玻璃窗,淌进室内。我坐在书桌前,手捧一杯热茶,端详着刚完成的画作。前方长桌旁,两个孩子正认真地写写画画,沉浸在手工创作的乐趣里。光影无声流转,暖阳渐渐偏移,爬上倚着东侧墙壁的书柜,斑驳的光斑掠过柜中那台红壳录音机,它仿佛被镀上一层浅浅的时光包浆。

这台录音机,从香港辗转至后港,一晃已是三十余载。机子里藏着的是,童年的戏曲唱段、歌谣旋律,还有那些散落在岁月褶皱里的细碎记忆。

我起身走过去,小心翼翼地将它捧到

桌上,拂去机身蒙着的薄尘,又将那条老化发硬的电线,轻轻插上电源。试着按动弹仓键,往日清脆的“咔哒”声已然消逝,好在磁带仓门依旧缓缓弹开。还好,它还能动。

我捻起一盘泛黄的录音带,稳妥地放进仓内,再轻轻合上仓门。指尖落向播放键的刹那,录音带轴轱辘轻转,电流裹着“沙沙”的底噪,熟悉的旋律混着斑驳杂音,循着电流缓缓淌出——是那首《忘情水》,丝丝缕缕地漫溢开来。没有高清音效的精致剔透,偏偏是这份带着岁月痕迹的粗糙,勾得那些被时光尘封的零碎念想,跟着旋律一同

翻涌上来。恍惚间,竟像是倏忽跌回了那个夏日:守着录音带转完A面,再翻过B面,任歌声漫过整个午后。

“这唱的是什么呀?”孩子们竟异口同声地问道。

这一句稚嫩的话,蓦然撞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犹记儿时,我总和小伙伴在鱼巷沟的黄土路上追逐跑跳,耳畔常能听见中街方向飘来高甲戏《怜婆打》的唱段。那唧唧呀呀的腔调,正是从爷爷的这台录音机里潺潺流出。我也曾这般仰头问过爷爷:“这唱

的是什么呀?”

录音机是六叔从香港捎回的稀罕物件,随行带回的还有厚厚一沓录音带,既有高甲戏的铿锵唱念,也藏着弦管的婉转悠扬。

往后的漫长岁月里,爷爷总在这样的午后,从木柜深处郑重地取出它,挑一张录音带轻轻放入。于是,那些抑扬顿挫的曲调便悠悠散开。

一台旧录音机,被我如珍似宝地珍藏。声音会淡,磁带会旧,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牵挂与温柔,从未真正远去。



旧物志



茶余饭后

客气

小王正在上班,手机响了。他拿起手机轻声说:“爸,您好,吃早饭了没有?”

一位女同事悄声议论:“小王平时跟他爸打电话,从来不用‘您’字,今天怎么这么客气,跟换了个人似的?”

另一位同事说:“你听不出来啊?他肯定是在跟岳父通话呢!”

抠门

女儿给母亲买了一件外套,原价七百八十元。照例怕母亲心疼,故意压低报价。

女儿说:“妈,给你买了件外套,才八十元,你快试试合不合身。”

不料母亲一脸不屑:“你堂姐给你婶买的外套都一千多元,你上班这么多年,对我也太抠门了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种在桶里的水稻

□洪春锦

家。一回老家,往往是小宝最快活的日子。他不知疲倦,总跟小伙伴们追跑嬉闹,玩得大汗淋漓,直到大人出面制止,催着洗澡上床,才十分不舍地各自散去。去年暑假返程那天,车子已等候多时,他近乎哀求,想再去小玩伴桐桐家转转。可我骑电摩刚把他送到桐桐家,妻子便打来电话,说车子要出发了。

我们同样惦念着故土,只是,于我和儿子而言,心中的故乡,早已是全然不同的模样。

几时的乡下,水稻收割时节,放眼望去,几座老厝四周,铺展着大片稻田,黄绿相间的稻穗随风起伏,田间地头到处是割稻、打谷的农人身影。水沟流水清

冽,哗哗作响。伸手对准水沟底的小洞,双手深深探下去,捧起一团泥,往往就能带出一尾活蹦乱跳的泥鳅。那是何等繁盛鲜活的夏日。

如今,儿子在老家也有几个要好的玩伴。每次回城,他总会惦念着他们。有一回,他还郑重其事写了一封信,要寄给桐桐。我拿过来一看,好些字还拼着拼音。那几行歪歪扭扭写满惦念的文字,便是属于孩子的乡愁。也就在那一刻,我蓦然发觉,老家那些我记挂的长辈,已在岁月里渐行渐远,愈发寥落,有些,连一通电话也无从打起。

从前,逢年过节回到老家,厝边头尾尽



(CFP 图)